宋史新編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一　列傳八十三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陳康伯　陳俊卿 子宓　虞允文

梁克家　葉顒

陳康伯字長卿弋陽人宣和三年中上舍丙科歷官提舉江東常平茶鹽紹興中累遷戶部司勳郎中康伯與秦檜太學有舊檜當國康伯在郎省泊然無求凡五年始遷軍器監借吏部尚書使金至汴將帥不供餉閉戶臥館人夜扣戶謝不敏亦不對後金使至詔康伯館伴端午賜扇帕與論拜受禮言者以生事論罷知泉州秩

滿奉祠秊十年檜死起知漢州將出峽召對除吏部侍郎至尚書拜參知政事未幾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嘗謂其靜重明敏一語不妄發真宰相也又命與湯思退輔政事勿學商論惟其當而已康伯言大至事當盡公若依阿植黨此鄙夫患失者臣非惟不敢亦素不能上嘆其長者明年拜左僕射金遣使賀天申節出嫚言求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先是葉義問賀允中使還言金必敗盟康伯請早爲之備建四策至是召三衙帥及楊存中至都堂議舉兵又請侍從臺諫集議康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問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

特內侍省都知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右相朱倬無一語同知樞密院事周麟之受命聘金憚不欲行康伯獨以爲已任奏曰金敵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其先發應之康伯勉周麟之以國事麟之語侵康伯康伯曰使某不爲宰相當自行大臣與國存亡雖死安避麟之竟以辭行貶金犯廬州王權敗歸中外震駭康伯入奏曰聞有勸陛下幸蜀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忽降手詔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之而後奏曰百官散

主勢孤矣上意既堅請下詔親征以葉義問督江淮軍虞允文參謀軍事尋敗敵於采石金主亮爲其臣下所斃而還於是報書始用敵國禮高宗倦勤康伯密贊大議乞先正名俾天下咸知聖意遂草立太子詔以進孝宗即位命兼樞密使進封信國公禮遇殊渥呼丞相而不名自建康扈從回即以病祈去不允隆興元年請益堅遂以太保觀文殿大學士福國公判信州已又因外祠除醴泉觀使二年起判紹興府且令赴闕奏事復辭未幾召陪郊祀時北兵再犯淮甸人情驚駭皆望康伯復相上出手札遣使即家居召之未出里門拜尚書左

僕射同中書平章事兼樞密使進封魯國公輿疾就道開邊遽兼程以進至闕減拜賜坐許肩輿至殿門仍給扶掖師退尋以目疾免朝謁乾道元年卒年六十九贈太師謚文恭後配享孝宗廟庭改謚文正康伯以經濟自任臨事明斷孝宗嘗對輔臣稱其器量從容不迫可比晉謝安云

陳俊卿字應求興化人登紹興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同僚宴集恒謝不往秩滿秦檜察其不附已抑之檜死乃以校書郎召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累遷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本至公人

臣以不欺爲忠必達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形俊卿乃上疏爲張浚辨讒未報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月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爲陰沮用兵且陳避敵計搖成筭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褎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宜以正名爲先名正則

國威彊歲幣可損因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孝宗受禪俊卿言爲國之要有三用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遷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閫外事屬張浚以俊卿忠義沉靖有謀命爲江淮宣撫判官兼權建康府事會主和方堅詔吳璘班師俊卿亦召還上封事曰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參贊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爲未可已而邵宏淵兵潰俊卿退保揚州主和議者幸其敗横議揺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秩諫臣尹穡附思

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効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置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効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爲宗社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効疏再上即命浚都督且召爲相卒爲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寶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許之及思退被竄太學諸生伏闕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才當以氣節爲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

戚里爲叅政竊相位復以卿進讀寶訓適及外戚因言本
朝家法外戚不預政陛下宜謹守端禮憾之知建康府
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徼白石俊卿
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爲戒上嘉納
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覿龍大淵怙舊恩竊威福俊卿
因事質於上出之事在覿傳三年冬當郊而雷上手詔
戒飭大臣葉顒魏杞坐罷以俊卿參知政事於是政事
稍歸中書四年制授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兼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爲已任所除吏皆一時選獎廉
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密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

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
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才可相上即召允文爲樞密使
至則以爲右相俊卿爲左相允文建議遣使金以陵寢
爲請俊卿面陳復手疏以爲未可上御弧矢弦激致目
青俊卿疏言陛下豈樂爲此蓋志圖恢復故閱武備激
士氣耳然臣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信義則英聲義
烈不越尊俎固已震慴敵人於萬里之遠豈待區區騎
射於百步間哉曾覿官滿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
管覿怏怏而去張說爲親戚求官憚俊卿不敢言會在
告請於允文得之俊卿聞敕已出語吏留之說皇恐來

謝允文亦愧猶爲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爲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鄉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俊卿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州陛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泛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領曾覿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既而俊卿請祠歸第弊屋數楹

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曾覿王抃招權納賄朝辭又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穀賤人安惟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覿抃之門十纔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材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進少保累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卒年七十四方屬諸子勿祈恩澤勿請謚樹碑上嗟悼贈太保謚正獻俊卿孝友忠敬清嚴好禮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正色危論無顧避雅善汪應辰李燾尤敬朱熹屢嘗論薦其

卒也熹感知己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爲撰行狀有集二十卷子守守定宓益知名

宓字師復少登朱熹之門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宰相史彌遠獨秉政無敢慷慨盡言者宓上封事言宮闈儀刑有未正朝廷權柄有所分政令刑賞多所舛逆奏入彌遠不樂而中宮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爲之罷卻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指陳徼事視前疏尤剴切宓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漳州未行請致仕

寶慶二年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直祕閣主管崇禧觀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焴往使金宓歎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爲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句後數年閗關外不靖以書抵焴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遺不絕之故耶焴深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爲朱墨銘謂朱陽墨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自言居官必如顏眞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著端平初贈直龍圖閣所著書有論語注義問答

春秋三傳抄讀通鑑綱目唐史贅疣之稾數十卷俱藏于家

虞允文字彬甫隆州人父祺嘗登進士第允文以父任入官亦登進士第歷知渠州秦檜當國蜀士多屛棄檜死高宗欲收用之允文以薦召對論士風之弊以文章進必抑其輕浮以言語進必黜其巧僞以政事進必去其苛刻庶可任重致遠除秘書丞累遷禮部郎官金主亮修汴已有南侵意又隱畫工圖臨安湖山以歸亮賦詩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允文上疏請詔大臣豫思備禦時紹興三十年正月也十月允文使金見運糧造

舟者多辭歸亮曰我將看花洛陽明年允文還奏所見
及亮語中言淮海之備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九月金
主遣其臣造浮梁于淮水上十月金主將兵自渦口渡
淮先是劉錡措置淮東王權措置淮西至是權首棄廬
州錡亦回揚州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
是月戊午樞臣葉義問督江淮軍允文參謀軍事權又
自和州遁歸錡回鎮江盡失兩淮矣十一月壬申金主
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洲朝命成閔代錡李顯
忠代權義問被旨命允文往蕪湖趣顯忠交權軍且犒
師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

我師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招諸將勉以忠義或曰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任其咎乎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至江濱諜者言亮前一日刑白黑馬祭天誓衆以明日濟江時敵兵四十萬馬倍之宋軍纔一萬八千允文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而行其一駐中流藏精兵代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

則兒女子爾俊即揮雙刀出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
海鰌船衝敵舟皆平沉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
軍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
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大敗之多俘獲僵尸凡四千
餘敵兵不死于江者亮怒悉敲殺之允文以捷聞犒將
士謂之曰敵今敗明必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
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敵果至因夾擊之焚其舟
三百始遁去再以捷聞顯忠至自蕪湖允文語之曰敵
入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
助乎顯忠分李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問亦命楊存

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還建康即上疏言敵敗於采石將徼幸於瓜洲今我精兵聚京口持重待之可一戰而勝乞少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敵屯重兵塞瓜洲口時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惟海鰌船不滿百戈船半之允文謂遇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戰艦數少恐不足用遂聚材冶鐵改修馬船為戰艦庚寅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一將跪奏南軍有備未可輕顏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欲斬之乙未亮為其下所殺丙申敵人

退屯三十里遣使議和己亥奏聞召入對上慰藉嘉歎
謂陳俊卿曰虞允文公忠出天性朕之裴度也詔免扈
從往兩淮措置允文至鎮江奏收兩淮三策不報明年
充川陝宣諭使陛辭言金亮旣誅新主初立彼國方亂
天相我恢復也上以爲然允文至蜀與大將吳璘議經
略中原璘進取鳳翔復華州金治兵爭陝西新復州郡
蜀士欲棄之允文持不可孝宗受禪朝臣有言西事者
謂官軍進討秦不可過寶雞北不可過德順允文爭之
不得吳璘遂歸河池蓋用參知政事史浩議欲盡棄陝
西臺諫袁孚任古附和其說允文前後凡十五䟽且移

書陳康伯康伯牽於同列不能回也上將召允文問陝西事執政忌其來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夔州尋又命奏事隆興元年入對史浩既素主棄地及拜相亟行之且親爲詔有曰棄雞肋之無多免狼心之未已允文入對言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棄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上曰此史浩誤朕以敷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改制置使時朝廷遣盧仲賢議和湯思退又欲棄唐鄧海泗允文累疏力爭思退怒陽請召允文實欲去之也允文上印猶以四州不可棄爲請乞致仕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思退竟決和

議割唐鄧二年金兵復至思退敗上悔不用允文言陳
俊卿亦薦允文堪大用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
事乾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坐論罷奉祠
歸三年召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吳璘卒議擇代
上諭允文曰無以易卿卽以爲四川宣撫使一月召至
闕不數月復使蜀太上賜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爲之
製跋陛辭復以所御雙履及甲胄賜焉五年拜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多薦知名士及爲
相籍人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六年陳
俊卿以奏留龍大淵曾覿忤上意上震怒俊卿待命浙江亭

雨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貌之道曁拜榻前遂命判福州自莊文太子薨儲位未定允文上疏且屢懇陳未幾詔恭王惇立爲皇太子會慶節金使烏林答天錫入見金主壻也驕倨甚固請上降榻問金主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侍臣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且諭之曰大駕既興難再御殿使人來且隨班上壽金使懟而退時改僕射爲丞相乃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爲右丞相四月御史蕭之敏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采石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上爲出之敏且書扇製詩留之上命

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久不報曾覿薦一人賜第擢諫議大夫允文克家爭之不從允文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陛辭上諭以進取之方期以某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西師出而朕遲回卽朕負卿朕已動而卿遲回卽卿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遺之且賜家廟祭器使蜀一歲無進兵期密詔趣之荅以軍需未備上不樂淳熙元年卒贈太傅謚忠肅允文姿貌雄偉慷慨磊落有大志出入將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焉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文十卷又有經筵春

秋講義奏議內外志行于世孫剛簡最知名嘉定中孫
不至終利路提點刑獄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幼聰敏書過目成誦紹興末進
士第一授平江簽判召爲秘書省正字遷著作佐郎時
災異數見奏宜下詔求言旣得旨遂條六事曰正心術
立紀綱救風俗謹威柄定廟筭結人心累遷中書舍人
乾道三年郊祀雷震復條六事遷給事中事多執奏無
隱每勸上開言路上欣納因命條具風俗之弊乃列四
條曰欺罔苟且循默奔競上嘉奬五年拜端明殿學士
簽書樞密院事遂參知政事又兼知院事在政府與虞

允文可否相濟允文主恢復克家密諫數不合力丐去上曰兵終不可用乎克家曰財用不足何以集事上改容曰朕將思之詰朝上面諭曰朕終夜思卿言至當毋庸去八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允文既罷相克家獨秉政近戚權倖不少假借而外濟以和張說入樞府謀中傷士夫不附己者克家悉力調護善類賴之議金使朝見授書儀說欲移文對境以正其禮克家議不合遂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知建康府陛辭上以治效爲問克家勸上無求奇功既而三省密院卒移牒泗州敵不從遣泛使來舉朝震駭後二年湯邦彥坐使事貶天下益

服克家謀國之忠淳熙八年起知福州召除醴泉觀使
九年拜右丞相封儀國公逾月而疾十三年以內祠兼
侍讀明年卒年六十贈少師謚文靖克家風度峻整為
文渾厚明白自成一家辭命尤溫雅多行于世
葉顒字子昂仙遊人登紹興進士第歷知上虞縣賀正
中薦顒靜退遂召見顒論國讎未復其言剴切高宗嘉
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湯思退之兄家奴犯禁一繩以
法思退不悅屬常州逋緡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顒代之
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顒賜對舟次因言故相
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顒初至郡無旬月

儲未一年餘緡錢二十萬累遷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御史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顒力言不可安宅不能平既入樞府乃上章攻顒御史王伯庠亦論之乃以資政殿學士與祠孝宗下其事臨安府獄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免所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顒赴闕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射兼樞密使顒首薦汪應辰王十朋陳良翰周操陳之茂芮輝林光朝等可備執政侍從臺諫上嘉納又言自古明君用人使賢使愚使姦使盜惟去泰甚上曰建康劉源嘗賂近習朕欲遣王抃廉其姦

顒曰臣恐廉者甚於貪者乃止乾道三年冬至上親郊而雷顒引漢故事上印綬奉祠歸卒年六十八贈特進謚正簡顒爲人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臨大事毅然不可奪友人高登嘗上書譏切時相名捕甚急顒與同邸擿令逸去登曰不爲君累乎顒曰以獲罪固所願也自初仕至宰相服食僮妾田宅不改其舊

論曰陳康伯抑於秦檜高宗末年始顯用其贊親征及早定太子誠有經濟才隆興召命羣望攸屬矣但器量似謝安乎嗣是賢相有如陳俊卿雅而飭虞允文果而亮梁克家靜而肅葉顒醇而介貲識雖殊要皆辨人材

抑僥倖裨益勵精之治實多而允文兼優將略尤爲時
倚重云

湯思退　魏杞　蔣芾　葉衡
洪适　史浩　趙雄　王淮

湯思退字進之處州人紹興中由縣令試博學宏詞科
除秘書省正字自是登郎曹貳中秘兼史筆繇禮部侍
郎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遂參大政秦檜病篤
招參知政事董德元及思退至臥內屬以後事各贈黃
金千兩德元慮其以我爲自外不敢辭思退慮其以我
期其死不敢受高宗以不受金非檜黨信用之歷擢知

樞密院事尚書左僕射侍御史陳俊卿論其巧詐傾邪所爲多效秦檜蓋思退致身皆檜父子恩也遂罷奉祠隆興元年符離師潰召思退復相言者論之不報思退主議割地與金張浚力爭之語在浚傳其冬拜思退左僕射張浚右僕射浚以金未可與和請上幸建康圖進兵上詔荆襄川陝嚴邊備謂思退曰金無禮如此卿猶欲言和今日敵勢非秦檜時比卿議論秦檜不若思退大駭陰謀陷浚罷之上遂命思退作書許金四郡上聞有敵兵命思退督江淮軍辭不行金帥僕散忠義自清河口渡淮言者極論思退急和徹備之罪遂罷相尋責

居永州大學生張觀等七十二人上書論思退王之望尹穡等姦邪誤國招致敵人請斬之思退憂悸死思退始終與張浚不合浚以雪恥復讎爲志思退每借保境息民爲口實更勝迭負思退之計迄行終亦不免敵既得海泗唐鄧又索商秦皆思退力也

魏杞字南夫壽春人祖陔入官登進士第歷宗正少卿湯思退建和議命杞使金孝宗面諭今遣使一正名二退師三減歲幣四不發歸附人杞條上十七事擬問對上隨事畫可陛辭奏曰臣將指出疆其敢不勉萬一無厭頎速加兵上善之行次盱眙金所遣大將僕散忠義

安石烈志寧等方擁兵闖淮遣權泗州趙房長問所以
不意求觀國書杞曰書御封也見主當廷授房長馳白
僕散忠義疑國書不如式又求割商秦地及歸正人且
欲歲幣二十萬杞以聞上命盡依初式再易國書歲幣
亦如其數忠義以未如所欲遂與志寧分兵犯山陽戰
不利驍將魏勝死之上怒金反覆詔以禮物犒督府師
杞奏金若從約而金繒不貝豈不瘠國體格事機乎乃
以禮物行至燕見金主褎具言天子神聖才傑奮起人
人有敵愾意北朝用兵能保必勝乎和則兩國享其福
戰則將士蒙其利昔人論之甚悉金君臣環聽拱竦館

件張恭愈以國書稱大宋脅去大字杞拒之卒正敵國
禮損歳幣五萬不發歸正人北還上慰藉甚渥一歳間
遷至右僕射兼樞密使上鋭意恢復杞爲相左右其論
會郊祀冬雷用漢制策免守左諫議大夫奉外祠起知
平江府諫官王希呂論杞奪職後再奉祠告老復資政
殿大學士卒贈特進謚文節

蔣芾字子禮之奇曾孫也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二人
孝宗累遷起居郎兼直學士院簽書樞密院事首奏加
意邊防又奏核將才行伍間籍記姓名以待用除權參
知政事同知國用事芾奏方今財費於養兵藝祖取天

下不過十五萬人紹興初外有大敵內有巨寇然兵數亦不若今日之多又招兵耗蠹愈甚上悟一日因進呈邊報上顧曰將來都督非卿不可蒂奏臣未嘗經歷兵間陛下更審思其人明年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毋卒起復拜左僕射力辭有密旨欲今歲大舉手詔廷臣議蒂奏天時人事未至拂上意服闋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提舉洞霄宮尋被論落職建昌軍居住期年聽自便再與祠卒蒂始以言邊事結上知不十年致相位終以不能任兵事受責云

葉衡字夢錫金華人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調寧德簿

攻秩知於潛縣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卽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累遷户部尚書簽書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時淳熙元年也衡奏二事一牧守將帥必擇材以稱其職必久任以盡其材二令户部取湖廣會子實數盡以京會立限易之從之其冬拜右丞相兼樞密使孝宗鋭意恢復凡將帥器械山川防守悉經思慮奏對畢從容賜坐講論機密或不時召對上諭執政選使求河南衡奏司諫湯邦彦有口辨邦彦恨衡擠已聞衡對客有訕上語奏之上大怒卽日罷相責授安德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邦彦使還果辱命上[illegible]

怒鼐之嶺南旣而詔衡自便復官與祠年六十二卒贈
資政殿學士衡負才智理兵㕘甚悉由小官不十年至
宰相人謂出於曾覿云

洪适字景伯皓長子也以父出使恩補修職郎紹興十
二年與弟遵同中博學宏詞科高宗曰父在遠方子能
自立此忠義報也擢除敕令所删定官後三年弟邁亦
中是選由是三洪文名滿天下改祕書省正字皓歸忤
秦檜出知饒州适亦出爲台州通判皓謫英州适復論
罷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起知荆門軍改知徽州
歷升尚書戸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孝宗卽位海

州解圍符離用兵饋餉繁夥适究心調度供億無闕遷司農少卿隆興二年召貳太常兼權直學士院除中書舍人時金人再犯淮羽檄沓至書詔塡委咨訪醻答率稱上旨自此有大用意金既尋盟首爲賀生辰使得其要領以歸乾道元年五月遷翰林學士仍兼中書舍人奉塤久廢忽予祠适論寢時巫伋復召莫伋權樞密院編修官余堯弼復龍圖閣學士适謂其皆檜黨隨命繳之六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八月拜參知政事諫議大夫林安宅請禁銅錢入北境卽蜀中取鐵錢行之淮上适言其不可乃寢前命十二月拜尚書右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未幾春霖适引咎乞退林安宅抗疏論适既而臺臣復合奏除觀文殿學士奉祠尋起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再奉祠卒年六十八謚文惠适以文學聞望遭時遇主然無大建明以究其學家居十有六年兄弟鼎立子孫森然以著述吟詠自樂近世備福鮮有及之或謂适黨湯思退又謂适求自淮東言張浚妄費浚以此罷相云

史浩字直翁鄞縣人高宗時登進士第歷司封郎官兼建王府直講一日講周禮言膳夫掌膳羞之事歲終則會惟王及后世子之膳羞不會至酒正掌飲酒之事惟

王及后不會世子不與焉以見知世子飲酒不可無節也王嘉納遷宗正少卿王立爲皇太子浩除起居郎兼太子右庶子孝宗立遷權翰林學士知制誥議城瓜洲采石張浚以爲不可語在浚傳權參知政事詔議應敵定論浩奏先爲備禦是謂良規儻聽淺謀之士興不教之師謂之恢復得乎拜尚書右僕射首言趙鼎李光無罪岳飛久冤宜復官爵祿其子孫從之張浚請幸建康上以問浩浩陳三說不可退詰浚曰帝王之兵當出萬全豈可嘗試圖僥倖復辨論於殿上浚因內引奏浩意不可回恐失機會乞出英斷浩在省中忽得邵宏淵出

丙戌始知不由三省徑檄諸將浩語陳康伯曰吾屬兼右府而出兵不與聞不去何待乎因奏言康伯欲納師正人臣恐他日必爲陛下子孫憂浚銳意用兵若一失之後恐陛下終不得復望中原侍御史王十朋論其懷姦誤國出知紹興先是浩因城瓜洲白遣太府丞史正志往視之正志與浚論辨十朋疏正志朋比併及浩遂與祠凡十三年復起與郡淳熙五年復爲右丞相殿前司輒捕市人京城騷動軍人怙衆因奪民財浩奏盡釋所捕而禽軍民首譁唆者欲成議罪欲各取一人梟首以徇浩曰軍人始釁市人可同罰乎陛下恐軍人有

語故一其罪以安之夫民不得其平言亦可畏尋求去拜少傅保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使兼侍讀後有言市人陸慶童之寃者上曰史浩嘗力爭至今悔之劉光祖試館職答策論取士之道上批其後略曰國朝以來過於忠厚宰相誤國大將敗軍未嘗誅戮要在人君擇相相當爲官擇人懋賞立乎前誅戮設乎後人才不出吾不信也中外聞之大駭議者謂曾覿視草爲光祖甲科發也上遣覿持示浩浩奏爲國底於忠厚豈有所謂過哉臣恐議者以陛下自欲行刻薄之政歸過祖宗不可不審也自經筵將告歸乃於小官中薦江浙之士十五

人皆一時之選如薛叔似楊簡陸九淵石宗昭陳謙葉適袁燮趙靜之張子智後皆擢用十年請老除太保致仕封魏國公光宗御極進太師年八十九卒封會稽郡王寧宗賜謚文惠御書純誠厚德元老之碑後改封越王謚忠定配享孝宗廟庭浩喜薦人才嘗擬陳之茂進職與郡之茂嘗毀浩上曰卿豈以德報怨耶對曰臣不知有怨若以為怨而以德報之是有心也莫濟狀王十朋行事詆浩尤甚浩薦濟掌內制上曰濟非議卿者乎對曰臣不敢以私害公其寬厚類此子彌遠別有傳

趙雄字溫叔資州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

撫西蜀辟幹辦公事入相薦于孝宗召見大奇之除正字范成大使金將行雄嘗登對允文招與之語既進見雄極論恢復上大喜曰功名與卿共之即除右史兩月除舍人雄請復置恢復局日夜講磨條具合上意除中書舍人自選人入館至此未滿歲也時金將起河南之役議盡以諸陵梓宮歸于我上命雄出使賀生辰仍止奉遷陵寢及正受書儀雄見金主爭辨數四其臣屢喝起辨益力卒得請乃已金人謂之龍鬪膽上疏論恢復謂莫若由蜀以取陝西得陝西以臨中原是秦制六國之勢也淳熙中歷兩府拜右丞相祖宗時蜀人未嘗除

蜀帥雄請外除觀文殿大學士四川制置使御史以非故事䟽論之改知瀘南安撫使上思雄不忘改知江陵府張栻再被召論恢復固當第其計非是即奏䟽上大喜翌日以䟽宣示云恢復當如栻所陳方是即除侍講云且得直宿時與卿論事允文與雄之徒不樂沮抑之時司天奏相星在楚地上曰張栻當之人愈忌光宗將受禪召雄雄上萬言書甚剴切授寧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進衛國公改帥湖北疾甚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卒年六十五贈少師寧宗謚文定

王淮字季海金華人登紹興進士第累遷右正言首論

大臣養尊小臣持祿願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宰相湯思退無物望淮條其罪策免至於吏部侍郎沈介之盜名都司方師尹之狡險大將劉寶之梧克結權倖皆劾罷之又奏自治之策孝宗嘉歎除祕書少監兼恭王府直講與錢端禮不合出知建寧府改浙西提刑入見陳閫中利病甚悉召還至翰林學士知制誥又自簽書樞密除同知參大政時宰相久虛淮與李彥穎同行相事擢樞密使上謂之曰陳康伯雖有人望處事則不及卿拜右丞相兼樞密事先是自夏不雨至秋是日甘雨如注士大夫相賀趙雄罷相蜀士在朝者皆有

眞意淮謂此唐季黨禍之胎也豈聖世所宜有皆以次
進遂蜀士乃安章穎論事徑直上將黜之淮曰陛下樂
聞直言士大夫以言相高黜之適成其名穎復留時以
荒政爲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練達擬除長沙帥朱熹學
行篤實擬除浙東提舉以倡郡國成都闕帥上加訪問
淮以留正對上曰非閩人乎淮曰立賢無方湯之執中
也必曰閩有章子厚呂惠卿不有曾公亮蘇頌蔡襄乎
必曰江浙多名臣不有丁謂王欽若乎上稱善拜左丞
相上章力求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判衢州力辭改宮祠
光宗時卒贈少師謚文定初朱熹提舉浙東劾台守唐

仲友淮素善仲友不喜熹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攻論學其後慶元僞學之禁始於此

論曰湯思退襲秦檜故謀割地畀敵敵得地而勢彌張竄死不足以償責魏杞蔣芾葉衡並驟處非據廢黜亦宜洪适乏建白惟以文行名或目爲思退黨何歟史浩棄雞肋以啗很心殊爲非計然於人無怨德贊其君行忠厚之政則盛德事也若趙雄排張栻王淮傾朱熹浩豈肯爲哉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二　列傳八十四

明南京戶部主事莆田柯維騏著

張綱　辛次膺　劉珙　王剛中

黃祖舜　汪澈　周葵　王之望

錢端禮

張綱字彥正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歷校書郎入對請法祖考躬行之教以化天下徽宗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黜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稍遷敘高宗累遷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試給事中宗室令廣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

方丕變其俗奈何以令歷故復違舊章詔以姦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與祠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臥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已而權吏部尚書除參知政事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孝宗登極召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有司存問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己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章簡釜慶元間為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密院事

[illegible]次膺字起季萊州人甫冠登進士第歷官駕部選史部郎湖北運判中途召還見高宗于建康首言救世之弊上稱善擢右正言王倫使北請和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其詐時秦檜在政府次膺劾其妻兄王仲嶷王㬇不法章留中次膺再論之曰貴連宮掖親如肺腑寵任非宜臣亦得論之而大臣之姻婭乃不得繩之耶求去除直祕閣湖南提刑先是湖南賊龍渕李朝擁衆數萬據茶陵檜匿不奏次膺陛辭上曰卿以將母為請朕不得留湖湘風物甚佳且無盜賊職名異恩卒歲當召既抵

長沙賊勢方張始悟檜欲陷之卽單車趣茶陵擒賊驍將戮之募賊黨爲榜諭降待以不死皆相繼降金好成赦書至衡陽次膺極陳其詐書奏不報金陷三京次膺罷奉祠秦檜以其負重名欲先移書當稍收用次膺笑而不答閱十六年貧益甚亡髮求於人檜死起知婺州俄被召以足疾求去加祕閣修撰還郡再召見因奏國本未立上改容曰誰可次膺曰知子莫若父上稱善擢權給事中坐駁戶部侍郎蔣璨爲中丞湯鵬舉所論與祠起知泉州移福建帥丁母憂乞納祿孝宗卽位手詔趣召除御史中丞時兩淮盡爲荒野次膺奏乞集遺

以請業借種牛或令在屯兵從便耕種此足兵良法至若成閔之貪饕湯思退之朋附葉義問之姦回皆以次論劾上方厲精政事次膺每以名實爲言多裨益吁其官不名隆興改元同知樞密院事拜參知政事以疾力祈免且奏曰王十朋除侍史雖上親擢天下皆知臣嘗薦其賢湯思退召將至亦知臣嘗疏其姦臣不引避人其謂何除資政殿學士奉祠陛辭賜茶甚惜其去次膺奏臣與思退理難同列上曰有謂湯思退可用者次膺奏今日之事恐非思退能辦思退固不足道竊恐誤國家事卒年七十九次膺孝友清介立朝謇諤仕宦五十

年無絲毫挂吏議爲政貴清靜先德化所至人稱其不煩善屬文尤工於詩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也生有奇質從季父子翬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監紹興府都稅務請祠歸杜門力學不急仕進後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謚其父召禮官會議珙不至檜風言者逐之檜死召爲大宗正丞累遷中書舍人直學士院出知泉州改衢州湖南旱盜李金起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珙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宜出師曰擅興之罪吾自當之介卽遣兵至連戰破賊賊黨執李金降支黨聽其自降相率納

以給據歸田里孝宗賜璽書襃獎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已而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時上欲召曾覿以琪言而止殿前指揮使王琪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密薦和州教授劉甄夫上諭執政召之琪請曰此人名位微何自知之上以琪告琪與陳俊卿遂奏罷琪琪時爭之尤力殿中皆驚以故獨罷爲端明殿學士奉外祠陳俊卿奏留乃改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入辭猶以六事爲獻上嘉其忠除資政殿學士知荆南府湖北安撫使以繼母憂去起復同知樞密院事荆襄安撫使琪據禮懇辭亦恥與張說並命也最後言曰三

年通喪三代未之有改漢儒乃有金革無避之說已爲先王罪人今邊陲幸無犬吠之驚臣乃欲冒金革之名以私利祿之實不亦又爲漢儒之罪人乎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江東安撫使行宮留守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孝宗遣中使以醫來疾革草遺奏言恭顯伾文近習用事之戒令以腹心耳目寄之此曹朝綱以紊士氣以索民心以離咎皆在此陳俊卿忠良確實可以任重致遠張栻學問醇正可以拾遺補闕願亟召用既又手書訣栻與朱熹皆以未能爲國

討寶儲職為帳卒年五十七贈光祿大夫謚忠肅琪精明果斷事繼母以孝聞功緦之戚必素服以終喜受盡言事有小失下吏言之立改臨數鎮民愛若父母聞訃有罷市巷哭相與祠之者

王剛中字時亨樂平人進士第二人得除州推官改左宣義郎故事當召試秦檜怒其不詣已授洪州教授檜死召見擢秘書省校書郎累遷中書舍人會西蜀謀帥遂以剛中知成都府制置四川進至敷文閣直學士剛中檢身以法示人以禮不立崖塹恩威竝行羽檄紛沓從容裁決皆中機會敵騎度大散關人情洶洶剛中跨

一馬夜馳二百里起吳璘於帳中責之曰大將與國義同休戚臨敵安得高枕而臥璘大驚又以蠟書抵張正彥濟師西師大集金兵敗走剛中倍道馳還謂其屬李燾曰將帥之功吾何有焉燾嘆曰身督戰而功成不居過人遠矣成都萬歲池廣袤十里溉三鄉田歲久淤澱剛中集三鄉夫共疏之累土爲防上植榆柳表以石柱州人指曰王公之甘棠也葺諸葛武侯祠張文定公廟夷黃巢墓表賢癉惡以示民孝宗受禪以宮僚進秩召赴闕請祠歸次番陽營圃植竹號竹塢金犯淮有旨趣剛中入見陳戰守之策遷權端明殿學士同知樞密院

事剛中曰戰守者實事和議者虛名不可恃虛名害實
事又奏四事開屯田省浮費選將帥汰冗兵蜀疾卒年
六十三贈資政殿大學士光祿大夫謚恭簡剛中縣布
衣至公卿無他嗜好惟讀書著文爲樂有易說春秋通
義仙源聖紀經史辨漢唐史要覽天人修應錄東溪集
應齋筆錄凡百餘卷
黄祖舜福清人登進士第累任至倉部郎中遷右司郎
中權刑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司兼侍講進論語講義上
令國子監校行兼權給事中張浚沒其家奏留使臣五
十餘人理資任祖舜言素食進秩曷以勸功乞爲限制

乃詔勳臣家兵校留五之一特開門有以恩澤補者修撰有不由文學擢者祖舜皆論寢其命楊愿家乞遺表恩祖舜言愿陰濟秦檜中傷善類事遂止檜子熺贈太傳祖舜言熺濟惡追奪之遷同知樞密院事隆興初以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卒謚莊定

汪澈字明遠自新安徙居饒州第進士教授衡州沅州以薦爲秘書省正字校書郎輪對合高宗意除監察御史進殿中侍御史特賜鞍馬時和戎歲久邊防寖弛澈陳蓑民養兵自治豫備之說累數千言除侍御史同陳俊卿劾罷左相湯思退又論鎮江大將劉寶十罪奪節

司殿帥楊存中久握兵權內結閹寺王十朋陳俊卿
等相繼論劾帝欲存護使去澈與俊卿同其奏存中始
罷會金使高景山來求釁端澈言天下之勢彊弱無定
形在吾所以用之願陛下赫然獨斷益兵嚴備布告中
外將見上下一心其氣百倍矣除御史中丞尋爲湖北
京西宣諭使鄂帥田師中老而怯立奏易之時欲置襄
守荊南澈奏襄陽地重爲荊楚門戶不可棄未幾金主
亮死澈乞出兵淮甸與荊襄軍夾擊其歸師不報而金
新主罷兵請和召澈爲參知政事與宰相陳康伯贊內
禪孝宗即位銳意恢復首用張浚使江淮澈以參豫督

軍荊襄將分道進討隆興元年入奏還武昌而張浚先期大舉詔澈出師應之澈以議不合乞令浚併領荊襄諫議大夫王大寶論澈無制勝策乞罷黜澈亦請祠許之大寶疏再上落職仍祠祿明年知建康府尋除樞密使在位二年以觀文殿學士復奉祠尋知鄂州兼安撫使時議發江州軍澈言不可知隆興府改福州福建安撫使請祠尋致仕卒年六十三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莊敏澈為殿中日薦陳俊卿王十朋陳之茂為臺官高宗次第用之在樞府孝宗密訪人材薦百有十八人嘗奏言臣起寒遠所以報國惟無私不欺介自奉清約雖貴

猶布衣時有文集二十卷奏議十二卷

周葵字立義宜興人進士甲科歷殿中侍御史兩月間言事至三十章張浚議北伐葵上章力言此存亡之機非獨安危所係或言葵沮大計罷爲司農少卿以直祕閣知信州未上改湖南提刑以親老易江東皆不就和議已定被召論爲國有道戰則勝守則固和則久不然三者在人不在我矣除太常少卿時秦檜獨相意葵前事必憾趙鼎再除殿中侍御史葵語人曰元鎮已貶葵固不言雖門下客亦不及之也檜始不樂因林待聘之訴檜卽奏徙葵起居郎語在梁汝嘉傳再落職與祠檜

死連擢權禮部侍郎尋兼國子祭酒又兼權給事中侍御史湯鵬舉言葵以魏良臣薦躐處侍從呂廣問葵之死黨乞併罷之太學生黃作詹淵李諸生都堂投牒留葵翌日博士何俌等言于朝乞懲戒詔作淵皆送五百里外州編管葵出知信州隨罷復起知信州引疾奉與國祠復知太平州婺州進至敷文閣待制孝宗即位除兵部侍郎兼侍講改同知貢舉兼權戶部侍郎張浚自督府來朝密言敵失泗州其懼罪者皆欲來歸願遣軍渡淮赴之此恢復之機也葵請對謂不可輕舉累數百言及遣李顯忠邵宏淵取靈壁虹二縣敗績上思其言

拜參知政事葵始終守自治之說兼權知樞密院事臺
諫交章言議和太速葵與陳康伯湯思退乞令侍從臺
諫集議衆益洶洶諸公待罪乞罷不許葵獨留身固請
上曰卿何請之力也曰自預政以來每與宰相論事有
以爲然而從者有不得已强從者有絶不肯從者十常
四五洎至榻前陛下又或不然大率十事之中不從者
十八安得不愧於心此臣所以欲去也虞允文陳康伯
相葵即求退除資政殿學士提舉洞霄宮起知泉州告
老加大學士致仕閒居累年不以世故縈心卒年七十
七累贈太傅葵孝於事親當任子先孤姪其卒也幼子

與孫尚未命平生問學不泥傳注作聖傳詩二十篇文集三十卷奏議五卷晚號惟心居士謚惠簡

王之望字瞻叔襄陽人父綱登進士第至通判徽州之望以蔭補復登進士第歷陞太府卿孝宗即位除戶部侍郎允川陝宣諭使代虞允文贊吳璘棄德順歛兵其後喪師二萬人將校所存無幾連營慟哭聲震原野上聞而悔之隆興初言者疏之望罪除集英殿修撰奉祠未幾權戶部侍郎江淮都督府參贊軍事累擢右諫議大夫之望因上章極言廷臣執偏見爲身謀乞明詔在庭平其心於議論之際時思退主和議浚主恢復之望

喻爲思退地也拜參知政事既入俄兼同知樞密院事
敵兵交至以參知政事勞師江淮之望先嘗貽書敵帥
至是王抃使敵軍歸割商秦地許歸被俘人世爲叔姪
之國敵皆聽許講解而罷上聞敵師退令督府擇利擊
之之望下令諸將不得妄進朝廷趣行之望言王抃既
還不可冒小利害大計言者復論罷爲端明殿學士仍
奉祠居天台乾道元年起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捕海
賊王大老捷聞加資政殿大學士移知溫州尋復罷之
望有文藝幹略當秦檜時落落不合或謂其有守紹興
末年力附和議與思退相表裏專以割地啖敵爲得計

地割而敵勢益張之望迄以此廢焉

錢端禮字處和臨安人父忱在外戚傳端禮以恩補官至右文殿修撰仕外服有聲高宗材之知臨安府升權戸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符離失利湯思退倡和議端禮亦奏賈怨生事思退大喜奏除戸部侍郎未幾兼吏部張浚方主戰孝宗甚鄉之思退謫求去端禮請對乞留又奏兵者凶器願以符離之潰爲戒於是思退復留命浚行邊還戍兵罷招納以端禮充淮東宣諭使王之望使淮西端禮入奏兩淮名曰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端禮既以是詆浚右正言尹穡亦劾浚罷

都督自此議論歸一矣端禮至淮還極言守備疏略宜早定和議遂除吏部侍郎再往淮上金帥僕散忠義分兵入上意中悔令思退都督江淮軍馬端禮試兵部尚書參督軍事思退畏怯不行端禮赴闕兼戶部尚書俄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參知政事端禮以和議既定乞降詔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時久不置相端禮以首參闕相位甚急皇長子鄧王夫人端禮女也殿中侍御史唐堯封論端禮帝姻不可任執政不報遷太常少卿館閣士相與上疏排端禮皆坐絀刑部侍郎王弗陰附端禮建爲國是之說吏部侍郎陳俊

卿抗跡力詆其罪且謂本朝無以戚屬爲相上納其言鄧王立爲太子端禮引嫌奉祠起知寧國府移紹興進觀文殿學士端禮籍人財產至六十萬緡有詣闕陳訴者上聞之與舊祠侍御史范仲芑劾降一職既而復之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謚忠肅孫象祖自有傳

論曰張綱見擠蔡京弗通秦檜書以靜退高天下辛次膺亦與檜迕斥湯思退之奸居約而操彌勵劉珙恥附權倖復讎雪恥垂沒有餘心王剛中戮力破敵不以和好輟備禦黃祖舜爲國家惜名器儗之於匪人皆有古大臣風也汪澈周葵當廷議恢復頗有異同然於平生

大節何損曰之望錢端禮並附奸樹黨誑誤人主而竟免流竄孝宗於是乎失刑矣

蕭燧　李彥穎　黃洽　施師點

范成大　龔茂良

蕭燧字照鄰臨江軍人進士高第授平江府觀察推官時秦檜當國其親黨密告燧秋試必主文漕臺燧詰其故曰丞相有子就舉欲以屬公燧怒曰初仕敢欺心耶檜懷之既而被檄秀州至則員溢就院易一員往漕闈秦熺果中前列秩滿當為學官避檜調靜江府察推而歸燧未第時夢神人示以文書記其一聯云如火烈烈

王石俱焚在冬青青松栢不改已而果符前事孝宗初自靖州教授除諸王宮大小學教授輪對論官當擇人不當爲人擇官上喜製用人論賜大臣淳熙中累遷左司諫上諭執政蕭燧若何龔茂良奏燧純實無華宜任言責擢右諫議大夫入謝上以議論鯁切不求名舉糾正姦邪不恤仇怨嘉獎之參政趙雄庇蜀帥李景亨忿其貪庀臺臣謝廓然不敢論燧奏罷景亨雄營救復任燧再論併及雄雄密奏燧誤聽景亨仇人之言遂下臨安府捕恭州士人鍾京等置之獄坐以罪景亨復依舊職燧乃自劾詔以風聞不許竟力求去徙刑部侍郎尋

拜同請補外知嚴州嚴地狹財匱始至官鏹不滿三千緣儉以足用二年之間積至十五萬以其羨補積逋諸色皆寬詔治郡有勞除敷文閣待制移知婺州父老遮道幾不得行婺與嚴鄰人熟知條教不勞而治後召還至參知政事又權知樞密院以年及自陳上留之不可除資政殿學士與郡復請閒與祠卒年七十七謚正肅孝宗每稱其全護善類誠實不欺手書二十八將傳以賜子達登進士第官至太常

李彥穎字秀叔德清人登進士第歷建德丞改秩時宰知其才將處之學官彥穎恥自獻調富陽丞御史周操

薦爲御史臺主簿金敗盟張浚督師進討孝宗方向浚執政堅主和陳良翰周操不以爲然右正言尹穡陰附執政薦引同已者轉言和於上前上惡之罷督府良翰操相繼黜而穡進遷諫議大夫一日穡以和戰守扣彥穎答曰人所見固不同公既以和議爲是曷不明陳於上前以身任之事成功歸於公不成奉身而退若欲享其利而不及其害國事將誰倚穡大怒曰自爲諫官前後百餘奏曷嘗及一和字而臺簿有是言自是銜彥穎陰排之改國子博士權吏部郎中歷升詹事兼吏部侍郎權尚書兼侍讀時廷臣多以中批斥去彥穎言臣下

有過宜顯逐之使中外知獲罪之由以為戒今譖毀潛行斥命中出將恐險邪得伸善類喪氣非盛世事也除吏部尚書既而自簽書樞密權參知政事彥穎在東府三歲實攝相事內降繳回甚多內侍白鍔竊名造器械并犒師降旨發左藏封樁諸庫錢動億萬計彥穎疏歲中經費以進因言虞允文建此庫以備邊故曰封樁陛下方有意恢復若用之不節徒啓他日妄費失封樁初意上悚然曰卿言是朕失之矣遂罷焉在告力求去以資政殿學士知紹興府勤約有惠政與祠復參知政事諫官論其子毆人至死與祠鐫秩起知婺州復知紹興府

進資政殿大學士再奉祠進觀文殿學士致仕家居凡十載自奉澹約食饌米數合室無姬媵蕭然求日與州縣了不相聞卒年八十一贈少保謚忠文子沐慶元中與一時臺諫排趙汝愚善類一空公論醜之

黄洽字德潤福州人隆興初以太學生試禮部第一詔循故事未臨軒賜第二人及第授紹興府觀察推官歷右正言除殿中侍御史所論列未嘗摭拾細故但懲以警其終身除右諫議大夫上銳志肆武洽因風諫言頤之大象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言語飲食猶謹節之況其他乎凡筋力喘息之間一有過差皆非所以養其身也上

嘉納之治在經筵言人主命相任則勿疑宰相重則朝
廷尊朝廷尊則廟社安宰相掄才當盡公心君子進則
庶職舉庶職舉則天下治上首肯再三乃曰卿如良金
美玉渾厚無瑕天其以卿爲朕弼耶自御史中丞擢參
知政事上因商確除目洽罄竭無所顧避上大喜曰五
十年無此差除除知樞密院事累章求去以資政殿大
學士知隆興府光宗立詔言事洽奏用人爲萬世不易
之論臣前以此納忠壽皇今復告于陛下屢乞歸田畀
宮祠方未得請也人勸之治第洽曰吾書生蒙拔擢至
此未有以報國先營私乎使吾一旦罪去猶有先人敝

盧可庇風雨夫復何憂慶元二年致仕洽嘗言居家不欺親仕不欺君仰不欺天俯不欺人幽不欺鬼神何用求福報哉卒年七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洽質直端重有大臣體兩朝推爲名臣有文集奏議八十五卷

施師點字聖與上饒人弱冠游太學司業高宏盛稱其文尋授學職以舍選奉廷對調除歸安府教授乾道元年陳康伯薦賜對言歷年屢詔恤民而惠未加洽願因明堂肆赦蠲除逋負從之淳熙八年兼權禮部侍郎除給事中時太子詹事已除特增員爲二命兼之賜對言比年人物骫骳士氣耗爾當廣儲人材以待用奉使金

廷立班既定相儀者以親王將至命師點退位請數四師點正色曰班立已定尚欲何爲在廷相顧駭愕知其有守不敢復以爲請使還上嘉歎不已十年遷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十四年除知樞密院事師點惓惓博訪人才手書置夾袋中謂蜀去朝廷遠人才難以自見蜀士之賢者俾各疏其所知差次其才行文學每有除授必列陳之明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泉州繼與臨安祠紹熙二年除知隆興府江西安撫使師點嘗謂諸子曰吾平生仕宦皆任其升沉初未嘗枉道附麗獨人主知之遂至顯用夫人窮達有命不在巧圖惟忠孝

乃吾事也卒年六十九贈金紫光祿大夫有文集奏議制藁東宮講議及易說史識諸書

范成大字致能吳郡人登進士第累遷吏部郎官言者論其超躐罷奉祠起知處州陛對論力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天力今盡以虐文耗之孝宗嘉納處民以爭役囂訟成大爲創義役隨家貧富輸金買田助當役者甲乙輪第民便之詔頒其法於諸路處多山田成大訪通濟堰故迹復之置隄閘卌水則溉灌有序民食其利除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隆興再講和失定受書之禮上嘗悔之遷成大起居郎假資政殿大學士

况金所請國信使國書專求陵寢蓋泛使也上面諭宰
書事成大乞所載書中不從金泛使者慕成大名至求
可憐劾之至燕山密草奏具言受書式懷之入初進國
書詞氣慷慨金君臣方傾聽成大忽奏曰兩朝既爲叔
姪而受書禮未稱臣有疏搢笏出之金主大駭曰此豈
獻書處耶左右以笏標起之成大吃不動必欲書達既
而歸館所金主遣伴使宣旨取奏成大之未起也金庭
紛然太子欲殺成大越王止之竟得全節而歸除中書
舍人初御書崔寔政論賜輔臣成大奏謂聖意在飭綱
紀振積敝而近日大理議刑遞加一等此非以嚴致平

乃酷也上稱爲知言張說除簽書樞密成大當制留詞頭不下又上疏言之命竟寢知靜江府改除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蜀知名士孫松壽年六十餘樊漢廣甫五十九皆掛冠不仕表其節詔召之皆不起蜀士由是歸心召對退擢參知政事逾月爲言者所論奉祠起知明州尋帥金陵以病請閒再奉祠進至資政殿大學士卒成大有文名尤工於詩自號石湖有石湖集攬轡錄桂海虞衡集行于世

龍茂良字實之興化軍人登進士第歷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景德之勝本於能

所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法其斷勿蓄其疑除監察御
史水災應詔疏曰水至陰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
專制蓋指內侍梁珂曾覿龍大淵也遷右正言會內侍
李珂沒贈節度謚靖恭茂良諫寢其謚又極論大淵覿
二人害政甚珂百倍孝宗諭以肖潛邸舊有文學敢諫
爭未嘗預外事翌日再疏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
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祕閣知建寧府請祠不允二
人既逐起廣東提刑就知信州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
俊卿欲留之右相虞允文不樂會俊卿亦罷除直顯謨
閣江西運判兼知隆興府上言江西連歲大旱以一路

荒政付之茂良發廩振贍加右文殿修撰再任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敷文閣待制除禮部侍郎明日拜參知政事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參行相事宣諭獎用廉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詔錄用除秘書郎爲羣小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熹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將柄用之淳熙四年召史浩於四明茂良覺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覿欲以文資祿其孫茂良以格法繳進覿因茂良入堂道間俾直省官賈兆祖等當道

不避銜司叱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恃者朝廷大體上諭覿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覿慙退茂良批旨取賈光祖韋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節奉詔茂良見覿勢益橫力求去上諭曰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自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良臣以宿怨從而傾之殿中侍御史謝廓然覿黨也劾茂良落職尋論其矯言貶寧安置英州父

子卒貶所後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言恢復或謂覬令人詠以再留茂良信之茂良沒朱熹得副本讀之極言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爲歎息云

論曰蕭燧忠實敢言全護善類李彥穎裁濫恩冗費不爲近倖撓黃洽論治以用人爲急孜孜許國無以家爲施師點范成大抗禮虜庭使宋重於九鼎尤足竝淳熙良執政也龔茂良磊落大節殆無與讓然主眷既衰又爲羣小肆侮陳忠不已宜及於禍蓋說難自古所嘆矣

宋史新編卷一百四十二